

# 澳門中西藥局的歷史價值與確實地址

· 劉羨冰 ·



## 中西藥局的開辦經過

1892年7月23日，孫中山先生以榮譽成績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孫中山先生在港求學期間，曾應澳紳曹子基、何穗田的邀請，為其久病不癒的

親人診治，藥到病除：“澳門聞人張心湖母病群醫束手，經孫中山先生診察，逐漸全好。”<sup>(1)</sup>因此，孫先生醫術早在澳門建立了口碑。曹子基、何穗田等“獻議鏡湖醫院破除舊例，兼用西醫西藥，聘先生為之主持，先生慨然擔任義務，不受薪金”。

## 湖鏡滿春

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也性情和厚學識精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效但每日除贈醫外尚有診症餘閒在先生原不欲酌定醫金過為計較然而稱情致送義所應然今我同人為之釐訂規條著明刻候每日由十點鐘起至十二點鐘止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復由一點鐘至三點鐘止在寫字樓候診三點鐘以後出門就診其所訂醫金俱係減贈他如未訂各款要必審視其人其症不事奢求務祈相與有成俾盡利物濟人之初志而已下列條目于左

一凡到草堆街中西藥局診症者無論男女送醫金貳毫晨早七點鐘起至九點鐘止

一凡親自到仁慈堂右鄰寫字樓診症者送醫金壹員

一凡延往外診者本澳街道送醫金貳員各鄉市鎮遠近隨酌

一凡難產及吞服毒藥延往救治者按人之貧富酌議

一凡成年包訂每人歲送醫金五十員全家眷口不逾五人者歲送醫金百員

一凡遇禮拜日十點鐘至十二點鐘在寫字樓種牛痘每人收銀壹員上門種者每人收銀三員

一凡補崩口崩耳割眼膜癩疔瘰癧淋結等症屆時酌議

一凡奇難怪症延請包醫者見症再酌

一凡外間延請報明急症隨時速往決無遷延

一凡延往別處診症每日送醫金三拾員從動身之日起計

鄉愚弟 盧焯之 陳席儒 吳節薇 宋子衡 何穗田 曹子基 全啟

未有葡國文憑，作出諸多限制，令孫先生損失不菲。於是孫先生決心轉至廣州繼續行醫，到廣州開辦東西藥局、在中山石岐辦中西藥局，他本人則集中精力於廣州的工作。1893年9月25日孫逸仙刊登廣告：澳門中西藥局事務統交陳孔屏代理。

### 中西藥局的歷史價值

孫先生在澳門醫藥界服務的時間實際很短，從籌辦至1893年秋，不足一年，但歷史意義是重大的，是孫中山先生走向社會、走向革命的起點。澳門中西藥局就是他親手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活動的場所，因此，澳門是辛亥革命活動的首站。

一、孫中山先生以“醫術”為“入世之門”，也是革命活動之始。

通過這段社會實踐，孫先生的醫德醫術得到社會普遍認同，得到老師康德黎的期許和愛護，從而結識澳門社會上層開明的中、葡人士，如葡人飛南第、華紳吳節薇、曹子基等，得到友誼、信任和口碑（見《濠鏡叢報》推薦及鳴謝啟事）。這就是革命力量的開拓與積累。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孫先生在逃亡中先後得力於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和康德黎的幫助和營救足可說明。

二、孫先生辦藥局，作為革命活動場所，意志堅定。

根據以下史料可以看到，孫中山先生行醫濟世，對醫局的開辦十分重視，除醫療需要之外，實在是革命的需要，救國救民的需要。1886年他在博濟醫學校認識豪俠仗義的鄭士良，大家都有推翻滿清獨裁統治之志。1888年鄭士良輟學回鄉

於是孫先生成為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當年12月18日，孫先生再得澳紳曹子基、何穗田與港紳陳賡虞資助，向鏡湖醫院借到本銀二千圓在澳門開辦中西藥局。

孫中山先生每天在鏡湖醫院、自己的診所及中西藥局應診，還贈醫送藥，加上他的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愛生心切，往往星期日午餐後來澳協助孫先生醫治重病。<sup>(2)</sup>孫醫生仁心仁術，頗獲社會好評，不少鳴謝啟事刊於《鏡海叢報》，說明孫先生頗受贊譽。“最精割症與助產二科，曾為病者割出腎結石，大如雞卵，權之重一兩七錢，當時詫為罕見，自是中外人士來診者，戶限為穿，莫不着手成春。”<sup>(3)</sup>另一方面，孫中山先生卻遭鏡湖醫院的醫生值理妒忌，鏡湖西醫局祇好停辦；後又受葡國醫生排擠，也們認為孫先生

**聲 明 告 白**

啟者本醫生晉省有  
事所有中西藥局事  
務統交陳孔屏兄代  
理壹切出入銀兩揭  
借滙兌等件陳孔屏  
兄簽名即莫為實別  
無異言  
光緒十九年  
八月十六日  
孫逸仙謹啟

開設同生西藥局，實際是一個聯絡會黨機關，被推為三合會首領。<sup>(4)</sup>藥局可以作為革命活動場所，在孫先生腦海中打下烙印。因此他願排除經濟和人事的困難，甚至逆師長意旨也意志堅定，執着開辦藥局。及後他到廣州行醫，也要在廣州、中山石岐兩地再辦藥局，也着眼為建立革命的聯絡處。澳門中西藥局確係孫中山先生救國救民的革命活動的一部分，因而說明了澳門是民主革命事業的起點站。其重大歷史意義已超過孫先生在澳的任何其他遺址。它突顯澳門在中國史上的三大作用：中外交流的窗口作用、橋梁作用和政治自由空間的作用：

1) 早在開辦中西藥局之前，孫中山先生在澳門經常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陳少白、尤列、楊鶴齡聚集於水坑尾14號楊鶴齡寓所，抨擊滿清的腐敗，鼓吹革命救國。四人被稱“四大寇”，該址被稱“四大寇堂”；除了四人之外，還有陸皓東、鄭士良、楊襄甫、尹文楷、

練達成等，也是孫先生來往議政的朋友。1890年孫先生又主動致函香山退辭回鄉養病的官員鄭藻如，就農業、禁煙、教育提出建議；1891年在香港創立“教友少年會”，1892年間，在港成立“輔仁文社”，先後又結識楊衢雲、謝纘泰、陳芬、周超岳等愛國人士。孫先生自述：“我因此於大學畢業之後，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於醫國事業。”<sup>(5)</sup>這些史料都說明，孫中山辦澳門中西藥局之前，早懷救國救民之志，早見諸言論，辦藥局既是決心的體現，也是救國救民行動的起點。

2) 根據陳少白的回憶：“孫先生畢業後，他想開藥房，叫我替他擬招股章程，忽然被校長教授知道了，就禁止他。”說：“你是第一屆第一名學生，應該自愛。”<sup>(7)</sup>原來當年英國人的觀念，醫生是崇高的職業，不應開牟利性質的藥局。但實際上孫先生仍積極辦藥局，而且得澳門士紳借出鉅款來辦。我們再從康德黎和他的師生情誼來看，孫中山一再積極辦藥局，起碼得到恩師康德黎的諒解，康德黎對孫中山的支持和愛護也飽含對他的革命抱負的認同。

孫中山研究文集·第五輯

月十三日，即1884年5月7日。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總理事略》、1945年出版的高良佐《孫中山先生傳》，以及1985年出版的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輯《國父年譜》，均引用盧慕貞所說的結婚年份。1991年出版的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則認為是1884年或1885年結婚。1885年結婚是後來出現的另一種說法。

#### 万里逃亡

《盧函》說：“盧氏自過門隨夫，或在澳，或在港，設立藥房，施醫藥，以革命救國救民為實。于九月初九日（光緒乙未）首次革命失敗後，家姑家兄偕氏攜子女奔避檀香山家伯父壽屏處度活。”

《孫中山研究文集·第五輯》，〈盧函〉書照

3) 孫中山的原配夫人盧慕貞在〈香山商會函〉中追述說：“盧氏自過門隨夫，或在澳，或在港，設立藥房，施醫藥，以革命救國救民為實。”<sup>(8)</sup> 孫夫人當年正隨孫中山身邊，她的話應有權威性，說明孫先生1892開辦中西藥局，贈醫贈藥，實際上是掩護革命活動。

4) 孫中山先生接着在石岐開辦藥局，經濟上也頗困難，他的志同道合的“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曾變賣澳門龍嵩街一房子給妹夫吳節薇，以支持中山石岐藥局的開辦，顯見藥局不是單一的醫藥事業。<sup>(9)</sup>

根據以上史料和分析，可以看到藥局的開辦，一如盧夫人所言：實際是“以革命救國救民為實”，因而中西藥局已不僅是醫生辦藥局的事，而是聯繫革命志士、掩護革命活動的活動地點。孫先生所謂以“醫術”為“入世之門”，其實是救國救民的革命活動的開始。因此，孫中山先生辦的三所藥局都是他最早的革命活動場所，而澳門則是孫中山先生革命實踐的首站，意義重大，況且辛亥革命的勝利是全亞洲建立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建議必須保留澳門中西藥局，並與孫先生其它遺址連成系統，作為澳門珍貴的全國革命歷史資源、文化資源、旅遊資源，發揮更大更好的對內教育、對外推廣的作用。

過去，為甚麼這重大意義強調不夠？如果我們細讀孫先生的《倫敦蒙難記》就找到線索了。由於孫先生在倫敦被滿清公使館人員誘入囚禁，準備以“瘋人”運回中國。他的老師康德黎是通過正式的外交渠道、以法律為武器來營救他的。因此，孫先生在《倫敦蒙難記》中，強調自己集體上書的獻策等言論訴求，盡量不牽涉有關的暴力革命，推翻現政府等激烈革命行動。

### 中西藥局原址論證的焦點：80還是84？

前面圖示的借據和廣告及聲明雖屬原始史料，可惜都沒有中西藥局的準確地址。孫中山先生現存鏡湖慈善會會史室兩張借據的原件中，

也沒寫明中西藥局的準確地址。但在現存的不同的文字史料的敘述中，卻有相同的街道——草堆街；卻有不同門牌的記載，一說是草堆街80號，另一說是草堆街84號。因此成為今天我們要論證的焦點。

#### 一、草堆街80號說

1) 《新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晚清史〉頁206，註第1567條：《鏡海叢報》頁1893年12月9日〈照譯西論〉：

（光緒十八年，即1892年）12月18日，孫逸仙由澳門士紳吳節薇擔保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銀，不久，又借第二筆款為1728兩，共計3160兩。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設“中西藥局”向病人贈醫送藥，其住所即在仁慈堂近鄰（議事亭前14號）。

2) 盛永華、趙文房、張磊：《孫中山與澳門》（文物出版社1991年）中為〈揭本生息贈藥單〉的說明，即第53圖的說明：

1892年12月孫中山由澳門士紳吳節薇等擔保，向鏡湖醫院借款銀1440兩開設中西藥局，向病人“西藥贈送”。中西藥局設於澳門草堆街80號。

3) 《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頁47“中西藥局”條。（《澳門基金會》，2005年）

中西藥局——孫中山先生早年開辦的藥局。位於澳門草堆街80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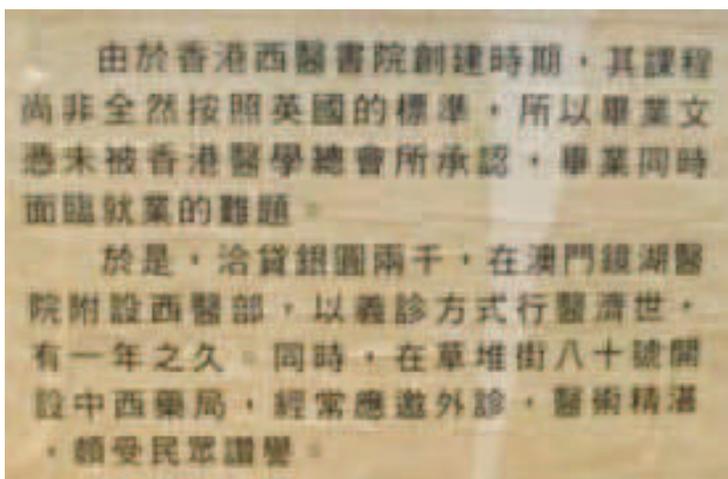
4) 陳占勤主編：《孫中山研究文集第二輯》李文光〈澳門中山革命歷程中的作用〉，頁76 [見圖5]：

用於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辦“中西藥局”和贈醫贈藥。

銀兩筆共逾三千兩，用于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辦“中西藥局”和贈醫贈藥。按當時鏡湖醫院一年的總開支才四千多兩，借給孫中山的數額却這麼大，說明對孫中山非常信任。當時有好幾位澳門的知名華人作擔保人和知見人，又說明澳門華人对孫中山給予了大力支持。

孫中山在澳門的醫人事業有了一個好的開端，接着租用了議事亭前地14號為他的診室和住所，掛牌為“孫醫館”，每日下午1時至3時，星期天則10時至12時，為民眾治病，還在此接種牛痘。

李文光：《澳門中山革命歷程中的作用》書照



臺灣國父紀念館展覽廳的介紹

5) 臺灣國父紀念館展覽廳的介紹孫中山在澳門事蹟的文字，清晰敘述中西藥局的地址是草堆街80號 [見上圖]：

在草堆街八十號開設中西藥局。

## 二、草堆街84號說

1) 王文達《澳門掌故》，頁194，《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原稿1963於《澳門日報》以“澳門掌故”專欄副刊連載）：

孫中山先生開始革命運動，托跡行醫時，亦嘗在澳門草堆街八十四號創設中西藥局。

2)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61（中華書局1991年）：

12月18日（十月三十日）在澳門開設中西藥局[註2]，向鏡湖醫院借到本銀兩千元。（《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6頁）

[註2]：中西藥局原址在澳門草堆街84號，今為“大生匹頭”店。

三、草堆街80號理據有力，足可證明。

筆者為兩說各列以上較權威性的敘述，但經訪談、分析、相互印證，則以草堆街80號說的理據有力，84號之說非但理據不足，其錯誤根源也得到澄清、訂正。

1) 20世紀60年代初，譚基先生委託馬洪先生收購草堆街80號。當時馬先生女兒馬秀霞小姐託我介紹馬洪先生認識業權人陳振華先生。草堆街80號當年是蝴蝶匹頭

公司，收購後作為萬新匹頭公司的新址。馬洪先生一次親口對我說：“在裝修門面時，在二樓騎樓處發現“中西藥局”四個漢字”，他認為陳樹榮先生所說中西藥局座落84號是錯的。（據陳樹榮先生說當時他根據王文達先生在《澳門日報》連載專欄資料，以梅士敏筆名寫了一篇萬字論文，其中“今為大生匹頭店”七個字是陳樹榮先生自己加上的。）

我把這消息告訴陳樹榮先生，並相約一起拜訪馬洪先生。馬先生把所親眼見“中西藥局”四個漢字的實況再復述一次，還帶我們走遍全屋，特別介紹通出爐石塘的橫門，據說這有便孫先生秘密會議出入的通道。



中西藥局橫門外景

自從他聽馬洪先生的一夕話，陳樹榮先生再採訪王文達先生，據說王先生也清晰指出中西藥局正對一巷口，與金舖為鄰，那無疑就是80號，也就與他84號的說法自相矛盾了。此後陳樹榮先生也在本澳歷史材料中，發現更多記載中西藥局原址是草堆街80號的。據說此後，他所撰寫的有關文章，已全部改用草堆街80號了。

2) 20世紀60年代前草堆街80號業主——蝴蝶匹頭公司面積很大。東主全家長期住在屋內。根據東主兒子陳振華先生敘述：他個人自小在草堆街80號居住，長達十多年，從上一輩的敘述中，十分清晰這曾是孫中山先生中西藥局的原址。據他回憶，左鄰右里東興金舖熊家、泰發匹頭舖李家、以及李桐牙醫、後門（又稱橫門）第一家鄧

先生等都肯定蝴蝶匹頭的前身，就是中西藥局的原址，他們這幾家人均可證明。

3) 我於2010年7月26日訪問陳振華先生親人盧子安（即草堆街80號另一業權人盧彪的兒子），鏡湖醫院醫生，自小也經常在蝴蝶匹頭店內活動，即草堆街80號，也自小聽到這裡是中西藥局的原址。

4) 草堆街80號比鄰78號東興金舖熊先生一家，也是裡家外舖。我於2010年7月7日電話採訪東興女少東熊姑娘。她自小在東興金舖內長大，在鏡湖護校畢業後，一度回國服務，回澳後也一直與熊家有密切聯繫。她母親熊老太2005年以百歲老齡辭世。她家母親、弟弟都熟知毗鄰80號曾作中西藥局。熊老先生常與孫中山先生飲茶的習



筆者夫婦與陳振華——草堆街80號業權人陳金良的兒子(後右)先生夫婦合照



作者訪問盧子安醫生——草堆街80號業權人盧彪的兒子

慣大家都曾經聽父輩講過。熊姑娘還記得多年前陳樹榮先生曾訪問她娘家，求證80號是中西藥局原址，還為她弟弟拍了照片。

5) 我於2010年7月18日再與馬洪先生女兒馬秀霞小姐談中西藥局的事，她記憶20世紀60年代蝴蝶匹頭易主後裝修時，她曾親眼看到拆開有中西藥局四個字的。她可以說是現存的目擊證人。

草堆街2號黃堯光師傅的建光裝修公司是當年負責為馬洪先生裝修的公司。其兒子黃舜豪當年十歲，鏡平學校學生，曾於課餘隨父親到草堆街80號開工，他也是目擊中西藥局四字的人。據他親口敘述：“這四個字是油在向街的兩窗之間的一面向屋內的牆上，底色似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藍色，看得不舒服。”因此記憶猶新。

### 本書編著者名單

全書主編 陳錫祺  
第一卷主編 李吉奎  
編撰者 邱捷 桑兵  
李吉奎

第二卷主編 段雲章  
編撰者 段雲章 邱捷

第三卷主編 林家有  
編撰者 林家有 郭景榮  
邱捷 周興傑

《孫中山年譜長編》

6)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61的[註2]，認為中西藥局原址在澳門草堆街84號，今為“大生匹頭”店，是根據梅士敏早期論文中的錯誤敘述的。

該書由研究孫中生和辛亥革命的權威學者陳錫祺教授主編，分三卷。我於2010年7月8日晚上通過長途電話訪問中山大學邱捷教授。邱捷教授承認第一卷關於中西藥局部分正是他執筆的。他同時找出《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和我對照原文。我詢問他當年寫[註2]的依據。他記憶十分清晰，該書第一次印刷是1991年，之前他們並未到過草堆街視察。他僅根據“梅士敏”的文章來寫的，也就是根據陳樹榮先生早期的文章。邱捷教授也是廣東省著名的歷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孫中山和近代史的專家。他聽了我所列舉的以上的例證，完全同意中西藥局原址應是草堆街80號而不是84號。我向他致謝，他卻一再向我道謝。

根據以上六點，有力的人證、物證以及目擊證人，足以證明草堆街80號確是中西藥局原址，是孫中山先生最早的革命活動場所，是澳門目前發現和保留的孫中山先生在澳門的遺址中最具歷史價值的文物。我們應該保留並聯繫孫先生其他遺址，充分利用其較大的面積，供陳列、參觀之用。由於孫中山先生在國際、國內都具有崇高的威望，保留好澳門中西藥局，對內作為弘揚革命傳統精神，教育市民、特別是教育下一代的基地；對海峽兩岸作為共同開展歷史研究的遺址；對外作為全球華人緬懷偉大的民主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的場所；還可成為供世界遊客參觀的重要景點，從而增添澳門國際名片的歷史文化身份。

(2010年8月16日定稿)

#### 【註】

- (1) (2)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頁90；頁91，1984年。
- (3)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總理業醫生活史〉頁15、16、10。
- (4) 《總理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週年紀念史略》頁8。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頁43、48。
- (5) 見1893年12月9日《鏡海叢報·照譯西論》轉引自《新澳門編年史》第四卷頁206。
- (6) 《孫中山全集》第七卷頁115-116，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一卷頁60。
- (7)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略〉轉引自《孫中山研究文集》第五輯頁284。
- (8) 鄭華冠：《盧慕貞自述難忘往事·答香山商會函》頁312。
- (9) 見《百年人物》頁225。

## 孫中山中西藥局尋踪與保育

• 陳樹榮 •

### 撰寫本文緣起

今年5月9日傍晚，本人在澳門爛鬼樓的露天雜貨攤，發現了幾件古建築構件，疑是草堆街80號孫中山開辦的中西藥局遺址的建築構件。經追尋友好人士，告知確是從那裡拆下來的，而早前本人也曾聽聞80號將可能被拆建，這是非同小可的文物保護大事。於是，本人立即致電鄭國強先生，請他盡快轉告文化局局長吳衛鳴。

儘管那天是星期天，但吳局長聞訊，立即偕同副局長陳澤成等人，驅車來到80號，與鄭國強及本人一起現場尋訪。但可惜80號已關門，就另覓地方，臨時開會，商討保護中西藥局的對策。第二天上午，吳局長召開會議部署工作，隨後冒着大風雨，與陳澤成、張雀橋及澳門博物館人員等，到80號現場，實地堪察，現場錄影。下午，

文化局與多個民間團體組成草堆街80號關注組。5月20日，召開了首次小組會；接着，第二次會議作出決定，為深入考察研討幾個問題，安排9月18日舉辦“草堆街80號論證會”，本人也應邀參加。

本人對孫中山開辦中西藥局的研究，是聯同“孫中山與澳門”的研究課題一起進行的，始於三十多年前，1986年有突破，主要是發現了孫中山1893年在澳門行醫的重要材料，這是孫中山早期活動的重要史料。據此資料，本人先後在北京、臺灣、中山所舉辦的孫中山研討會陸續發表有關研究成果。1990年，本人據新資料，寫成了一萬五千多字的〈孫中山澳門行醫初探〉。本文係因應本次研討會的要求，依據新舊資料而寫成，主要探討孫中山開創中西藥局的年份、地址、門牌、運作以及歷史價值，並探討中西藥局遺址的文物保護與活化利用。